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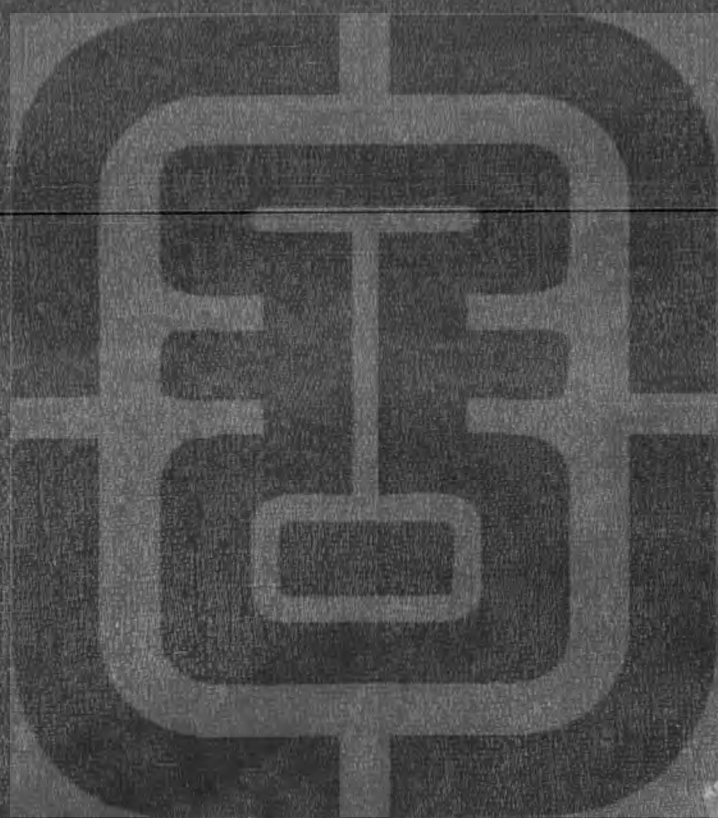
續

通

志

元列傳

冊三十二第



續通志

雜傳

孝友  
文苑  
外戚  
儒林  
二本  
三本  
七本

卷四百六十五

續通志

列傳二十一

元

安圖 諤都岱

廉希憲 希賢

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巴圖爾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十三位在百寮上母鴻吉哩氏昭睿皇后姊也四年執額呼布格黨千餘將置之法安圖侍側帝問之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

按置尚書省據宰相表載在至元七年與傳稱五年互異謹加案聲明

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拜中書右丞相。帝召許衡至。令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三年帝諭衡曰。安圖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衡對曰。安圖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四年安圖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從之。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以阿哈瑪特領之。按宰相年表至元七年置尚書省。此云五年互異。或五年倡議。而七年始立耳。謹附乃奏以安圖宜位三公。商挺曰。是崇以虛名。而實

按本紀不載安圖劾奏阿哈瑪特事與傳稱從之互異謹加案聲明

按安圖從北平王出鎮以海都叛故詳見續通鑑謹加案聲明

按續通鑑載安圖被海都所拘十年乃還傳稱待罪闕下蓋指此事謹加案聲明

奪之權也。甚不可。事遂罷。八年陝西省臣伊蘇岱爾言盜賊滋橫。請顯戮一二以示懲。安圖曰。疆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十一年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數事。又奏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才。乞加黜汰。從之。按安圖劾奏阿哈瑪特本紀不載。考宰相表十年以後阿哈瑪特仍為平章政事。則此傳所云從之者。特是其議而未嘗究治阿哈瑪特之罪也。謹附識。十二年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按續通鑑載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元十二年詔封皇子諾摩罕為北平王。率兵鎮守。而以安圖總省院之政。謹附識。二十一年從王歸。待罪闕下。按續通鑑載安圖與北平王為海都所拘。十年始得

還有譖其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為之辨帝意始解此傳但云待罪闕下而不詳其事謹附識

帝即召見慰勞之遂留寢殿語至四鼓乃出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三年中書奏擬漕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餘皆卿等職也安圖奏曰此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私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二十四年納顏叛帝討平之宗室誑誤者命安圖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諸免罪者爭迎謝安圖毅然不

顧有乘間言其恃慢者帝曰汝等豈知安圖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省安圖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二十八年罷相仍領宿衛事三十年以疾卒大德七年贈東平忠憲王子諤都岱

諤都岱器度宏達世祖時襲長宿衛父安圖歿凡賙賻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先塋事母以孝聞成宗即位拜大司徒領太常寺事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中宮咸以家人禮待之大德六年卒至大二年贈東

平五謚忠簡子拜珠自有傳

廉希憲字善甫博囉哈雅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馬逃去既獲將付有司希憲泣止之俱得免死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恩寵殊絕希憲好經史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三發皆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彊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

道請用衡提舉學校教育人材為根本計有民妻與卜者厭詛其夫殺之獄成時方大旱僚佐請減卜者死希憲議當伏法已而大雨立應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命阿勒達爾劉太平檢覈所部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僚屬何預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俘獲士人宜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音至希憲啟請速還京以正大位世祖然之命希憲

按本紀於世祖由鄂還燕時不載分遣希憲良弼覘察諸王事與傳微異謹加案聲明

先行審察事變

按本紀憲宗崩世祖由鄂還燕親王哈坦阿濟格等率眾勸進遂即位未嘗有

分遣希憲良弼覘察之說與此互異對曰劉太平和囉海在闕右瑛塔哈

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設有異謀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齊爾希憲即勸王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願早定大計世祖遂即位希憲上言高麗王子佛久留京師今聞其父死宜遣還國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敕諸軍北歸帝皆從

之趙良弼還自闕右奏劉太平和囉海反狀皆如希憲言乃併京兆四川為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太平和囉海聞之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為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瑛塔哈反殺所遣使且諭其黨密喇卜和卓奇塔特布哈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鄂囉官烏努呼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謂僚屬曰宜早為計遣劉黑馬等掩捕太平和囉海獲之盡得其姦謀悉置於獄復誅密喇卜和卓及奇塔特布哈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備

命汪惟良

按汪惟良本紀作汪良臣互異

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

未得上旨為辭希憲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

符已飛奏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

節制諸軍蒙

蒙元史誤作家今改正

古官巴崇將之謂之曰六盤

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

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于通衢方出迎詔人

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為

帥等罪帝深善之詔曰朕委卿方面事當從宜毋拘常

制西川將耨埒鄂囉官將舉兵應瑄塔哈巴崇獲之繫

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殺之希憲

謂僚佐曰衆志未一彼軍見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為害

不細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巴崇

上策也初巴崇既執諸校其軍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

知諸校獲全大喜過望巴崇亦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

俱西詔以希憲為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瑄塔哈聞京

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勒達爾復自和琳合兵分

結隴蜀諸將於是成都帥伯嘉努等遣使言人心危疑

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憚希憲威

按本紀于中統元年載討平  
瑛塔哈事與傳所稱互異謹  
加案聲明

名按堵從命瑛塔哈阿勒達爾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  
右大震西土親王哲伯特穆爾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  
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哈  
塔及汪惟良巴崇等合兵戰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按本  
紀中統元年九月阿勒達爾與瑛塔哈合軍至西涼詔  
諸王哈塔哈必齊及總帥汪良馬討平之與此傳所叙  
互異謹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  
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救軍吏毋得俘  
掠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奇徹獲宋臣  
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遣還因為書與宋制置余

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  
言鎮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  
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  
人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  
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勲効李璫反山東事連王文  
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勲名因言文統為希憲薦引且  
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  
曰希憲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伶  
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修城治兵潛蓄異志帝惑之



命中書右丞納罕代為行省。詔希憲還京。陛見言曰。方關陝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劉秉忠。張易。稱王文統才智。士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覈名實。當時翕然稱治。又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前古所無。宜更張之。於是始議行遷轉法。至元元年。丁

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練經。及喪父亦如之。姦臣阿哈瑪特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希憲窮治其事。以聞。杖阿哈瑪特。罷所領歸有司。帝嘉獎之。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閣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有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

盛。詔罷天澤。

按宰相年表。天澤自至元七年。不入中書。當即是被譖時也。本紀及續通鑑皆不

載其事。傳文又不舉年月。謹附識。

使待鞠問。希憲剴切剖陳其寃。事遂

解。又有訟四川帥竒徹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對曰。竒徹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宜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詔遣使按問。竟無實。竒徹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故不敢面從也。方士請煉大丹。希憲具陳秦漢故事。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

按續通鑑載希憲不受國師戒事。所稱年分與此異。謹加案聲明。

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按續通鑑載希憲不受國師戒在至元七年。此傳叙于五年之前。互異。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阿哈瑪特惡其不便。已欲去之。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劾姦邪。外察非常。若去之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鼐智密鼎累貲鉅萬。為怨家所告。繫大都獄。至是亦得釋。怨家復訴于帝。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鼐智密鼎耶。希憲對曰。不釋鼐智密鼎。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遂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之而

不肯用多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哈瑪特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醫言須沙糖作飲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吾不以姦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特訥克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年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收捕之其人怒乘

按傳稱長公主及國壻而不詳其名今據公主表附考謹加案聲明

按傳稱希憲行省荆南與本紀所載互異謹加案聲明

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捧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為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長公主及國壻入朝按長公主及國壻本傳不詳其名考公主表世祖女趙國大長公主伊埒適阿爾布哈當即其人也謹附識縱獵擾民希憲欲入奏國壻請以鈔償民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按本紀至元十二年四月阿爾哈雅入江陵五月詔中書右丞廉希憲參知政事托博和羅噶圖行中書省復詔令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於江陵與此互異

憲遂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爾哈雅率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時宋故官謁大府，必致珍玩，希憲拒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捍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既舉，乃曰：教

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希憲疾久不愈，十五年，用近臣董文忠言，召希憲還。江陵民泣留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事奏者，帝問忠良，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

及此耶。議遂止。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為阿哈瑪特所沮。十六年，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方今大姦專政，羣小阿附。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戒其子曰：大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于己。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明年冬，希憲卒。大德八年，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贈恒陽王。子六人，孚、恪、恂。

忱、恒、懷、從弟希賢。

希賢字達甫，一名珠德哈雅。年二十餘，與從兄希憲同侍世祖。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使往諭之。至則布上意，辭旨條暢。王悔謝，還奏。帝喜，尋進兵部尚書。左丞相巴延伐宋，既渡江。至元十二年，命希賢持國書使

宋，至獨松關，守關者不知為使，襲而殺之。

按巴延傳使宋之役，希賢

請兵自衛，巴延用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累，希賢固請與之，果為宋人所殺。此云守關者不知為使，蓋以兵衛過多，故疑其明年宋亡，詔遣使護希賢喪歸。非使也。謹附識。

按希賢以不聽巴延之言，兵衛過多，果為宋人所殺。事詳巴延傳內，謹加案聲明。

續通志

列傳二十二

元

巴延

巴延。蒙古巴林部人。

按尼雅斯拉鼎子。亦名巴延。又特爾格孫。亦名巴延。並為中書平章

政事。與此皆同名。而異人。謹附識。

曾祖蘇魯克圖。事太祖為巴林部左

千戶。祖阿拉。襲父職。兼斷事官。平呼察有功。得食其地。

父舒庫爾台。

按巴延廟碑。蘇魯克圖。謚武定。阿拉。謚武康。舒庫爾台。謚武靖。俱追封淮安王。本傳

不載。謹附識。

世其官。從宗王錫里庫開西域。巴延長於西域。

按巴延之名元史三見其官秩畧同而部族迥異謹加案聲明

按巴延廟碑敘其曾祖祖父皆加謚追封本傳失載謹加案聲明

至元初錫里庫遣入奏事。世祖賢之，敕以中書右丞相安圖女弟妻之。二年七月，拜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咸服。四年，改右丞。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大舉伐宋，以巴延領河南等路行省，所屬並聽節制。會師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巴延與平章阿珠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遇水溢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召壯士負甲仗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宋人築新郢，且設守於黃家灣堡以禦之。乃遣李庭等攻黃家灣堡，拔之。

按阿珠傳所稱宋將騎兵人數與此互異，謹加案聲明。

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取郢。巴延曰：「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巴延、阿珠殿後。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按阿珠傳作宋騎兵千人。元史本傳作二千。互異。謹附識。巴延、阿珠迎擊之。巴延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遂次沙洋，命楊仁風及呂文煥先後招降，皆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城遂破，生擒守將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進次新城，令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總制黃順、副都統制任寧俱降。獨守將邊居誼。按邊居誼本紀作邊居義。互異。不出，乃令總管李

按本紀作邊居義與傳互異，謹加案聲明。

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居誼舉家自焚。遂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珠使右丞阿爾哈雅來言渡江之期。巴延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乃自來。巴延曰。此大事也。可使餘人知乎。潛刻期而去。進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羅堡。荆湖宣撫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乃圍漢陽。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巴延戰艦萬計。相踵而至。

令脩攻具。進軍陽羅堡。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珠。使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分遣右丞阿爾哈雅等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阿珠出其不意。泝流西上。為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珠血戰中流。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鵬飛被創敗走。遂起浮橋。成列而渡。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東門而還。巴延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王達。宋軍大潰。數十萬衆。死傷幾盡。夏貴僅以身免。阿珠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

按史天澤罷相待鞫事本紀及續通鑑皆不載傳文又未聲叙年月謹加案聲明



按管景模傳原作宗模今據本紀及續通鑑改謹加案聲明

黃阿珠曰先取鄂漢可為萬全計巴延從之師次鄂州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降程鵬飛以其軍降乃撤宋兵分隸諸將遣使奏渡江之捷留右丞阿爾哈雅等于鄂規取荆湖巴延與阿珠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至黃州知州陳奕降巴延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奕遣書至連水招其子巖巖降遣呂文煥陳奕以書招蘄州安撫使管景模按史傳原作管宗模考本紀及續通鑑俱作景模今改歸一巴延至蘄州景模出降即承制授以淮西宣撫使

按續通鑑載賈似道召師夔為刑部尚書與此稱兵部異謹加案聲明

按續通鑑范文虎出降時有通判夏倚死節事傳未及載謹加案聲明

阿珠復以舟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

按續通鑑載賈似道召師夔為

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師夔不受命與錢真孫同降元此云兵部尚書互異謹附識

呂師夔在

江州與知州錢真孫遣人迎降巴延至江州即以師夔

為江州守知南康軍葉間知安慶府范文虎

按續通鑑文虎以城

降通判夏倚死之此傳失載謹附識

皆出降巴延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

督師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通判權州事趙昂發

與其妻自經死宋宰臣賈似道遣宋京致書請還已降

州郡約貢歲幣巴延遣使謂似道曰未渡江議和入貢

則可今沿江諸郡皆內附欲和則當面議遂發池州次

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孫虎臣為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巴延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礮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似道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阿珠挺身登舟。手舵衝敵船。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並舟深入。巴延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似道東走揚州、太平、和州等城。以次俱降。師次建康之龍灣。大賚將士。宋沿江制置趙潛遁。潛兄淮起兵溧陽。就執而死。都統徐王榮、翁福等以城降。知鎮江府洪起畏遁。

總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寧國府趙與可遁。知饒州唐震死。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郡亦相繼降。國信使

廉希賢

按廉希賢原傳訛作廉希憲。考希憲本傳附載希賢使宋至獨松關被害事。正與此合。謹附識。

與嚴忠範等奉命使宋。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累使事。希賢固請與之。至獨松嶺，果為宋人所殺。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時江東饑，巴延賑之。民賴以安。宋遣都統洪模移書徐王榮等，請罷兵通好。巴延遣張羽等持王榮答書。至平江驛，宋人又殺之。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奏曰：宋人之據

按廉希賢原文訛作希憲。今攷希憲傳附載希賢使宋事據改謹加  
崇聲明

按宰相表於至元十二年不載阿珠巴延與傳互異謹加案聲明

按續通鑑載阿珠圍揚州事較詳傳文從畧謹加案聲明

按姜衛傳載衛率左軍文炳副之傳文從畧謹加案聲明

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則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復命奉御額森傳旨。召巴延赴闕。乃渡江北行。入見於上都。進中書

右丞相。讓功於阿珠。遂以阿珠為左丞相。

按宰相表。至元十二年。安

圖為右丞相。呼圖克徹爾為左丞相。而不載巴延。阿珠與此互異。

乃還行省。付以詔書。

俾諭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視沂州等軍壘。調淮東都元

帥博囉罕。副都元帥阿里布。以所部兵沂淮而進。會師淮

安城下。臨南城。拔之。遂圍揚州。召諸將指授方畧。留

博囉罕。阿里布。守灣頭新堡。

按續通鑑載阿珠圍揚州。李庭芝禦之。久不下。會巴

延至灣頭。遂議深入。此傳從畧。謹附識。

衆軍南行。分軍為三道。期會于臨

安。參政阿嚙罕等為右軍。以步騎自建康出西道。趨獨

松嶺。參政董文炳等為左軍。

按元史姜衛傳云。姜衛率左軍。參政董文炳為副。此

傳略之。謹附識。

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巴延及右丞

安塔哈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巴延軍至常州。諭

降。不從。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晝夜攻之。浙西制置文

天祥遣尹玉。麻士龍來援。皆戰死。巴延叱帳前軍先登。

豎赤旗城上。諸軍畢登。宋兵大潰。拔之。屠其城。知州姚

訔及通判陳焯。都統王安節。俱死之。以馬恕為常州尹。

按續通鑑載柳岳為工部侍郎與此稱將作監異謹加案聲明

遣實喇特穆爾等據無錫。蒙古岱揚恰爾巡太湖。伊克呼台及索多等趨平江。復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于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師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按續通鑑載工部侍郎柳岳此云將作監五異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與巴延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班師脩好。巴延以柳岳來使事。及嚴奉使所齎國書入奏。按齎字原傳訛作賚今據文義改。眾軍次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率眾出降。遣囊嘉特同其使柳岳還臨安。以蒙古岱范文虎行兩

浙大都督事。既而囊嘉特同宋尚書夏士林侍郎呂師孟宗正少卿陸秀夫以書來。請為伯姪。且修歲幣。巴延弗許。十三年。次嘉興。安撫劉漢傑以城降。宋遣御史劉岳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書巴延。約會長安鎮。眾軍至崇德。進臨平鎮。次臯亭山。宋主遣賈餘慶同宗室尹甫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巴延受訖。遣囊嘉特以餘慶等還臨安。召宋宰臣出議降事。時宋以文天祥為丞相。不拜。自請至軍前。乃進軍至臨安北十五里。遣將巡視城堡。安諭軍民。囊嘉特洪模來報。益王廣王按宋

按宋益王廣王以德祐二年晉封謹加案聲明

按續通鑑載巴延遣范文虎追宋二王不及執駙馬楊鎮而還傳未詳敘謹加案聲明

史載德祐二年封吉王昱為益王信王昺為廣王謹附識下浙江航海而南惟謝太

后及幼主在宮巴延亟遣阿嚙罕鄂囉齊及董文炳范

文虎等據守浙江以勁兵追之按續通鑑載巴延聞二

追之執駙馬都尉楊鎮以還二王遂走温州謹附識不及而還遣呂文煥持黃榜

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遣程鵬飛洪雙壽等入

宮慰諭謝后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安撫

賈餘慶內官鄧惟善來見巴延慰遣之顧天祥舉動不

常留之軍中天祥怒曰我此來為兩國大事彼皆遣歸何

故留我巴延曰汝為宋大臣今日之事政當與我共之

令蒙古岱索多館伴羈縻之駐軍臨安城北之湖州市

遣千戶囊嘉特等以宋傳國璽入獻巴延巡臨安城觀

潮於浙江罷文天祥所招募義兵二萬餘人分置其三

衙諸司兵于各翼以俟調遣分遣招諭衢信諸州嚴發

台處諸州降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蒙古

岱范文虎入治府事復命張惠阿嚙罕等入城籍其軍

民錢穀之數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圖籍悉罷宋

官府取宋主居之別室分遣招諭南北兩廣四川未下

州郡仍禁人不得侵壞宋氏山陵謝后命吳堅賈餘慶

諸臣赴闕請命。巴延拜表稱賀。帝命囊嘉特傳旨召巴延偕宋君臣入朝。巴延以阿魯罕董文炳留治行省事。以經畧閩粵。蒙古岱以都督鎮浙西。索多以宣撫使鎮浙東。唐古特李庭護送宋君臣北上。遂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閣受朝。降授宋主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命巴延告于天地宗廟。大赦天下。帝勞巴延。巴延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珠効力。臣何功之有。復拜同知樞密院。初海都稱兵內向。詔以右丞相安圖佐皇子北平王諾摩罕統諸軍於阿里瑪圖備之。

十四年。諸王錫里濟劫北平王。拘安圖。脅宗王以叛。命巴延率師討之。與其衆遇於鄂勒歡河。掩其不備。破之。錫里濟走死。十八年。世祖命燕王撫軍北邊。以巴延從。諭之曰。巴延才兼將相。故俾從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燕王每與論事。尊禮有加。是歲。頒羣臣食邑。詔益以藤州等處四千九百七十七戶。巴延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哈瑪特先百官道謁。巴延解玉鉤。條遺之。阿哈瑪特謂其輕已。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遂復其任。阿哈瑪特既死。有獻此盞者。

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伯奇里克默色嘗誣巴延以死罪。未幾。以它罪誅。敕巴延臨視。巴延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帝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二十二年。宗王阿濟格失律。詔巴延代總其軍。二十四年。或告納顏反。詔巴延窺覘之。既至。納顏為設宴。謀執之。巴延覺。馳還白狀。納顏反。從世祖親征。擒納顏。二十六年。知樞密院事。出鎮和琳。二十九年。宗王莽賚特穆爾挾海都以叛。詔巴延討之。相值于額森呼圖克嶺。矢下如雨。巴延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

之。軍還。卒遇伏兵。巴延堅壁不動。遂引去。巴延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馮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為牲。巴延不可。衆皆歎服。未幾。海都復犯邊。廷臣有譖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詔以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居巴延于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巴延遣人語之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諸將以為怯。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

按世祖本紀至元三十年巴延入為平章政事傳失載謹加案聲明

按傳稱巴延上都定策事本紀不載續通鑑亦與此小異謹加案聲明

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伊實特穆爾至。授以印而行。時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舉酒以餞曰。公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三十年。按世祖本紀。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巴延入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傳失載。謹附識。驛召至自大同。世祖不豫。明年。世祖崩。巴延總百官以聽。一如平日。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閣。親王有違言。按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本紀不載其事。續通鑑稱伊實特穆爾持議立成宗。而巴延和之。與此小異。巴延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

按元史類編稱詔為巴延立祠建碑賜額等事傳俱失載謹加案聲明

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時相有忌之者。巴延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尋卒。巴延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大德八年。追封淮安王。謚忠武。至正四年。進封淮王。按元史類編。延祐初。詔立巴延祠于杭州。給田以共祀事。後敕建碑于都城之郊。賜額曰開國元勳佐命大臣之碑。此傳失載。謹附識。子滿達勒囊嘉特。孫沙克嘉實哩。同僉樞密院事。集賢學士。至治末。省先塋於巴濟拉山。聞有變。赴上都。或勸少避之。曰。我與國同休戚。可避難乎。至上都。果見囚。久



之得釋。尋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曾孫布達實哩。皆能世其家。

卷四百六十七

續通志

列傳二十三

元

阿珠

阿爾哈雅

姜衛

托克托呼 綽和爾

阿珠烏哩特氏都帥烏蘭哈達子也

按烏蘭哈達傳雲南平遣使獻捷加

大元帥此云都帥蓋省文也謹附識

沉幾有智畧臨陣勇決氣蓋萬人憲

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所向摧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世祖即位留典宿衛中統三年從征李

按烏蘭哈達傳載以雲南平加元帥傳省文稱都帥謹加案聲明

瑄有功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至元元年畧地兩淮  
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  
鐵城等柵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珠乃自安陽灘濟江  
立虛寨誘敵斬首萬餘級初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  
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  
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  
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  
范文虎相繼來援復分兵出入水岸林谷間阿珠謂諸  
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明日宋兵

果趨新堡大破之遂治戰船分水軍築園城以逼襄陽

按阿爾哈雅傳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故築園城以逼之謹附識文虎復率舟

按築園城以逼襄陽蓋遵世祖遣將時命謹加案聲明

師來救來興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俱敗走之九年  
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自上  
流入襄陽阿珠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船東走阿  
珠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加同平章事先  
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  
設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為固至是阿珠以鋸斷木以  
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年遂拔樊城襄守將呂

按拔樊城及呂文煥出降傳均誤作九年事今據世祖本紀及阿爾哈雅傳改謹加聲明

按傳稱趙范二統制蓋指趙文義范興謹加聲明

文煥懼而出降按元史本傳以拔樊城及呂文煥出降作九年十二月事誤今據世祖本紀及阿爾哈雅傳改正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

珠設伏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入覲奏請伐宋帝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巴延參政阿爾哈雅等同伐宋進平章政事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詢知郢江東西兩城精銳所聚不若取黃家灣堡由東河口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為便遂舍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兵千騎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珠奮槊馳擊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趙范二統制按趙范二統制本傳不詳其名當即趙文義范興也謹附識進攻

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貴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珠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江進攻陽羅堡不克乃謂巴延曰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珠遙見南岸沙洲率眾趨之與宋將程鵬飛戰於中流鵬飛敗走即抵沙洲步鬪又破之追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珠飛渡引兵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羅堡巴延議師所向阿珠勸取鄂漢于是水陸並進漢陽鄂州相繼皆降十二年黃蘄江州降阿珠率舟師趨安

按續通鑑載揚子橋之捷與此  
迥異謹加案聲明

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已延商之阿珠。阿珠曰：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師進，次丁家洲。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橫亘江中。似道殿其後。阿珠挺身登舟，手自持柂，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為重，命阿珠分兵圍揚州。師進，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既抵揚州，乃造戰具于瓜洲。漕粟于真州，樹柵以逼之。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夾河為陣。阿珠擊之。按續通鑑載揚子橋之捷，元張宏範以十二騎衝姜才軍。

刺殺其將回回才軍遂潰謹識陣堅不却。元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

擊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珠以巨艦載善射者千人，分兩翼夾射。阿

珠居中合勢進擊。按焦山之戰，本紀稱阿珠登石公山，指授諸軍。劉琛統出敵後，董文炳擣

其右，劉國傑趣其左，呼喇擣其中。張宏範自上流繼至，宋兵大潰。與此所云阿珠居中進擊者小異。繼以

火矢燒其篷檣，煙燄漲天。宋兵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自

是不復能軍矣。詔拜中書左丞相。時諸軍進取臨安，阿

珠駐兵瓜洲，以絕揚州之援。已延遂平宋十三年，夏貴

按焦山之戰，本紀所叙諸軍與此稱阿珠居中進擊者異，謹加案聲明。

舉淮西諸城來附。阿珠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必東走通泰，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戶巴延徹爾率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犯丁村柵。巴延徹爾來援，所將皆阿珠牙下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望而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幾盡。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珠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

按泰州守將孫良臣續通鑑作孫貴謹加案聲明

入泰州，遂築壘守之。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孫良臣

開北門納降。

按續通鑑載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此作孫良臣納降，或良臣即貴

字也。謹附識。

執李庭芝、姜才戮之，申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

民二馬，斬以徇。兩淮悉平。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寶喇穆爾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喇和卓，以疾卒。追封河南王。

阿爾哈雅輝和爾人，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為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辨，有膽畧。家貧，常躬耕，舍未

嘆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祖于潛邸。世祖即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進簽河南行省事。至元五年。命與元帥阿珠劉整取襄陽。又加參知政事。始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五年。終不下。阿爾哈雅以為先攻樊城。則襄陽齒寒。入奏報可。會有西域人伊斯瑪音獻新礮法。以其人來軍中。十年。為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為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爾哈

雅發水軍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樊既破。遂移攻具以向襄陽。礮中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阿爾哈雅獨不許。乃身至城下。勸呂文煥降。折矢為誓。文煥感而出降。帝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阿爾哈雅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爾哈雅奏曰。襄陽既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珠亦贊其說。帝乃大徵兵。拜巴延為行省左丞相。阿珠為平章。阿爾哈雅進行省右丞。十一年。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師出沙燕口。宋制置夏貴守諸

按陽羅堡傳原作武磯堡今考已延及阿珠傳改謹加聲明

隘甚固。阿爾哈雅麾兵攻陽羅堡。

按元史本傳作麾兵攻武磯堡。考已延及

阿珠傳俱作陽羅堡。惟此獨異。今改歸畫一。

貴趨援之。阿珠遂西渡青山磯。

宋都統程鵬飛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知

鄂州張晏然以城降。鵬飛以水軍降。已延與諸將會鄂

城下。議以阿爾哈雅戍鄂。而與阿珠將大兵以東。阿爾

哈雅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民大悅。遣人徇

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與安撫高

世傑兵遇于巴陵。世傑敗走。追降之。遂下岳州。至沙市。

城不下。縱火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禔孫制置高達以

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

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閬。及

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

財賦來上。帝喜曰。已延兵東。阿爾哈雅以孤軍戍鄂。朕

甚憂之。今荆南定。東兵無後患矣。親作手詔褒之。命右

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爾哈雅還鄂。且以沿江新附諸

城委之。阿爾哈雅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

長沙。拔湘陰。射書城中。以示芾。復不荅。乃決隍水。部分

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胷。創甚。

按本傳原文作瘡甚。今據

改文義督戰益急。十三年，帝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爾哈雅不可。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表、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迎降。曰：聞丞相所過，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矣。獨宋經畧使馬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等招之，皆為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諭堅。堅復殺之。阿爾哈雅又為書以開堅，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堅。堅焚之，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隄以涸。

按續通鑑載馬堅城破被執與廣西提刑鄧得遇死節事傳均未及謹加案聲明

其隍破其城。民間城破，即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堅及總制黃文政、總管張虎俱被執。按續通鑑載城既破，堅率死士巷戰，傷臂被執。

斷其首，猶握拳奮起，踰時始化。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江而死。謹附識。因悉坑

其民，斬堅於市。分遣萬戶托噶布哈、徇賓、融、柳、欽、橫、邕、慶、遠、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托里、徇潯容、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降官，乃還潭。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余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等咸起兵應之。舒黃、靳相繼亦起。詔命討之。且畧地海外。阿爾哈雅既定，才、喻等使人諭瓊。



按蘇肯徹爾以襲祖爵稱國王見穆呼哩傳謹加案聲明

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航海執與珞及冉安國黃之紀皆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甸蠻並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州凡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封楚國公謚武定至正八年進封江陵王子和斯哈雅袞格根孫蘇爾約蘇哈雅自有傳

姜衛國王蘇肯徹爾之子也

按蘇肯徹爾係穆呼哩之孫襲祖爵故稱國王性

按巴延傳載分道進兵所稱諸將不及姜衛與此異謹加案聲明

弘毅重厚喜延士大夫聽讀經史以故臨大事決大議言必中節至元十一年世祖命總鴻吉哩等兵與巴延等伐宋由正陽取安豐畧廬克和攻司空山平野人原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丞相巴延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姜衛率左軍按巴延傳言參政董文炳為左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是時兵分三道此由海道進師故所下皆沿海也但無姜衛率軍語謹附識參政董文炳為副部署將校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澈浦上海悉望風欵附進屯鹽官巴延已駐師臨安城下得宋主降表姜衛乃移兵瓜洲與阿珠兵合臨揚州都統姜才攻揚子橋率諸將

擊敗之。十三年入覲。授征西都元帥。時親王錫里濟叛。

按元史本傳作親王海都叛考世祖本紀十四年諸王錫里濟劫北平王以叛命巴延帥軍禦之以姜衛為御史大夫據此則本傳所稱海都當是錫里濟之訛今改正命領汪總帥兵以鎮西土。

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乃陳便民一十

五事帝皆納焉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錫里伯縱兵肆

掠俘及平民乃遣御史商琥閱治之釋者以數千計遂

執錫里伯治其罪十六年入覲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

阿哈瑪特不法事詔命姜衛及知樞密院博囉共鞫之

按鞫字原傳訛作鞫今改正阿哈瑪特稱疾不出姜衛厲聲曰奉旨

按錫里濟傳訛作海都今據世祖本紀改謹加案聲明

按問敢回奏耶令輿疾赴對既引伏有旨釋免仍喻姜

衛曰朕知卿不惜顏面復命還南行臺十八年左丞范

文虎參政李庭以兵十萬航海征倭遭颶風士卒十喪

六七帝震怒復命行省左丞相塔爾海征之一時無敢

諫者姜衛遣使入奏謂當預修戰艦練士卒使彼聞而

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乘風疾往可一舉而下也帝

遂罷其役十九年又奏阿爾哈雅占降民一千八百戶

為奴阿爾哈雅以為征討所得又自陳其功請賜養老

戶御史滕魯瞻劾之有旨遣使赴行臺逮問姜衛曰滕

御史何罪即馳奏使者竟歸二十年以疾請入覲進譯  
語資治通鑑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拜江淮行省左  
丞相二十一年卒于蠡州子阿喇卜丹

托克托呼其先自庫春徙居伊埒巴爾山因以為氏號  
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庫春生蘇穆魯蘇  
穆魯生伊納克實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默爾哥斯其  
主輝圖奔欽察伊納克實納之太祖命將往討國中  
亂伊納克實之子和拉蘇默遣使自歸於太祖憲宗帥  
師至和拉蘇默之子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爾哥

斯有功又從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強勇稱嘗侍左右掌  
尚方馬畜托克托呼巴圖徹爾子也中統元年父子從

世祖北征按中統元年正世祖即位之初本紀並不載  
有北征事此傳不知何據亦並不詳所征何  
地無可考也俱以功受上賞巴圖徹爾卒乃襲父職備

按本紀於中統元年不載北  
征事無可考正姑仍其舊謹  
加案聲明

宿衛至元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托克托  
呼率兵討敗之珠爾噶岱構亂托克托穆爾引兵應之  
中途遇托克托呼獲其候騎托克托穆爾乃引去遂滅  
珠爾噶岱追托克托穆爾等至圖喇河而後返尋復敗  
之十五年大軍北征詔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追錫里

濟踰金山擒扎哈台等以獻又敗庫志格爾等所獲甚衆還朝帝親慰勞之有旨欽察人為民及隸諸王者皆別籍之以隸托克托呼選其材勇以備禁衛累遷至樞密院副使二十三年兼都指揮使聽以宗族將吏備官屬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托多爾海共禦之二十四年宗王納顏叛陰遣使來結額布根錫里哈為托克托呼所執盡得其情以聞尋令錫里哈入朝將由東道進托克托呼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

先聞於朝然後發兵托克托呼曰兵貴神速即日啟行七晝夜渡圖喇河戰于博恰嶺大敗之世祖時親征納顏遣使命托克托呼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擊走之擒叛王哈喇婁等獻俘行在所誅之時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詔以托克托呼從追納顏餘黨於哈拉衮誅叛王烏塔噶盡降其衆二十五年諸王伊奇哩為叛王哈喇斯所攻復從皇孫移師援之敗諸烏爾呼還至哈拉衮山敗叛王哈坦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二十六年從皇孫晉王征海都諸軍失利惟

按班珠爾河傳文音訛今考  
太祖本紀畫一改正謹加聲  
聲明

按欠河疑即謙河今考地理  
志附識謹加聲聲明

托克托呼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駢大至乃選銳設

伏以待寇不敢逼世祖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

祖與其臣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之水以紀功按飲班珠爾河

水事詳見太祖本紀癸亥歲史傳原文音訛今據改以歸畫一今日之事何愧昔人還

至京師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女托克托呼言蒙古

將吏宜先帝曰爾毋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

汝右耶二十九年畧地金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還至

和琳有詔進取奇爾濟蘇三十年師次欠河按地理志奇爾濟蘇

境內有謙河而並未載有欠河疑即謙河之訛謹附考以闕疑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

收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海都聞取奇爾濟蘇引兵至

欠河復敗之元貞二年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

擾身至伊嚕哈斯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永和爾等入

朝大德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奉

命還北邊道卒追封延國公謚武毅後加封昇王子八

人其第三子曰綽和爾

綽和爾初以大臣子奉詔從太師阿爾婁行軍戰於布

達山有功拜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年襲父職領

征北諸軍帥師踰金山攻巴林之地敗其將達蘭台於

按榮國傳訛作容國今據世  
績碑改謹加案聲明

達嚕噶河追奔五十里。還次阿嚕河。其海都所遣援巴  
林之將博貝軍遇。又擊敗之。二年。北邊諸王都勒幹齊  
齊克圖等。襲和囉噶圖之地。兵據高山。綽和爾選勇而  
善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三年。入朝。拜僉  
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復還邊。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綽和爾。及戰。嘗為  
先。四年。叛王圖們俄羅斯等犯邊。綽和爾及其未陣。薄  
之。敵遁。追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  
於特濟根山。因高以自保。綽和爾急引兵敗之。復與都

勒幹相持于烏爾圖之地。以精銳馳其陣。左右奮擊。都  
勒幹兵幾盡。事聞。詔問戰勝功狀。咸稱綽和爾功第一。  
七年。入朝。帝嘉獎之。拜樞密院副使。九年。諸王都勒幹  
徹伯爾。莽賚特穆爾等。因與托克托呼及綽和爾屢戰  
無功。遣使請罷兵通好。帝許之。於是罷兵入朝。特為置  
驛以通往來。十年。拜知樞密院事。成宗崩。武宗時在哀  
穆蘇之海上。綽和爾請急歸定大業。武宗納其言。即日  
南還。及即位。加拜平章政事。還邊。復封榮國公。按本傳  
原文作  
容國公考。句容郡王世  
績碑作榮國公。今據改。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

按綽和爾加封句容郡王。武宗本紀云至大三年延祐  
事。仁宗紀作延祐三年。此云至大二。年均互異。  
元年。敗叛王額森布哈等軍于伊特格庫默色之地。二  
年。復敗其將額布根呼圖克特穆爾于齊默根之地。追  
至鐵門關。遇其大軍。又敗之。四年。帝念其功而憫其老  
名。入商議中書省事。待以宗室親王之禮。至治二年卒。  
後累封揚王子六人。雅克特穆爾自有傳。薩敦見雅克  
特穆爾傳。

